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七回 傅應星奉書求救 空空兒破法除妖

詩曰： 虛室旄頭夜有光，獨驅土馬向沙場。
金戈鐵甲寒威重，白馬紅纓志氣昂。
陰診滅時陽德健，天心正處孽妖亡。
將軍功奏明光殿，畝得聲名四海揚。

話說蕭游擊匹馬空林，向燈光處來，只見山坡下茂林深處現出一所莊院來，到也甚是幽邃。只見那莊子：

小徑通幽，長松夾道。前臨谿澗，冷冷流水繞疏籬；後倚層崗，迭迭野花鋪滿路。寂寂柴扉盡掩，悄悄雞犬無聲。月侵茅簷，屋角老牛眠正穩；霜封古渡，橋邊漁叟夢俱清。遠看燈影隔疏林，近聽梵音盈客耳。

蕭士仁過了小橋，下馬來，將盔甲卸下，稍在馬後，走到詰門首叩門。連叩數聲，纔有人應道：「何人夤夜至此攪擾？」蕭士仁道：「是過路的，錯過宿頭，敢借貴莊一宿。」裡面開了門，卻是個童子，看見蕭游擊生得魁偉，忙喝道：「這裡是清淨禪林，沒甚麼，你敢是個歹人麼？」蕭士仁道：「我是過路孤客，迷了路的，並非響馬。」又見一老嫗出來說道：「你且在此，待我進去說過，再來請你。」不一刻，老嫗手提燈籠出來，引蕭士仁進去。開了側首一間小房與他住。點上燈道：「客官請坐。」蕭士仁將馬牽進來。老嫗見上拴盔甲刀槍，驚道：「爺爺，你說是客人，怎麼有這行頭？必是歹人。」蕭士仁道：「老人家，你不要害怕。我實對你說，我是領兵徵那白蓮教的軍官，被他用妖法衝散，迷了路到此的。」說著，只見那童子出來道：「官人說，既是位老爺，叫請到草廳上奉茶，官人就出來。」

童子執燈引到草廳上，只見裡面走出個少年後生來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體健身長。頭戴紗巾，身穿土綢道袍，見禮坐下。茶罷，道：「不知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。敢問尊姓大名？」蕭士仁道：「賤姓蕭，名士仁，乃廟灣營游擊，奉河台調來收捕劉鴻儒的。早間一陣勝了，一陣後遇一頭陀，交鋒只數合，被他行妖法放出火來，後又天昏地暗，走石揚砂，對面不見人，在下只得信馬行來，故此輕造驚動。敢問先生上姓台甫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學生姓傅，名應星，敝莊喚做傅家莊。不知大人降臨，村僕無知，多有得罪。」童子擺上酒餚，二人相遜坐下，應星道：「夜幕荒村，山肴野蔬，不足以待貴客。」蕭士仁道：「夜深擾靜，蒙見畜宿，已覺不安，何敢當此。」數杯之後，上飯，吃畢起身。應星道：「大人鞍馬勞頓，請到小齋安置。」二人攜手從側首小門進去，三間小齋，說不盡院宇清幽，琴書瀟灑。見壁上掛幾付弓箭，床頭懸一口寶劍。蕭士仁稱羨道：「先生清年積學，涵養清幽，真是福人，我輩效力疆場，對君不啻天淵。」應星道：「山野村夫，愚蒙失學，自分老於牖下，坐守田園而已，怎如老先生干城腹心，令人仰止。」蕭游擊道：「你先生正青年美質，博學鴻纜，何不出而圖南，乃甘泉石，何也？」應星道：「學生生來命苦，先君早逝，與老母居此，啟迪無人。自幼愛習弓馬，書史不過粗知大義，心中卻也要赴武場，奈老母獨居，無人侍奉，田園無人料理，故爾未能如願。」蕭士仁道：「男子生而以弧矢射四方，大丈夫以家食為羞。就是老夫人在堂，令正夫人必能承順田園，租稅亦有定額。豈不聞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顯榮父母，方成大孝？目今天下多事，以弟匪纜，尚忝列簪纓，以先生之高纜，擁麾持節可操券得符。學生身列戎行，若肯俯此，同往淨此妖氛，共成大績何如？」應星道：「多承指數，待學生稟過老母，方敢應命。夜深且請安置，草榻不恭，恕罪，恕罪！」別過進去。

你道傅應星是誰？乃傅如玉之子，自魏忠賢去後，數月而生應星。如玉見丈夫不回，撫養兒子長大。幾年後老母又亡。應星到六歲時，就與他完了姻，自己立志修真，把田園家事都付與兒媳掌管，應星夫婦也分孝順。如玉誠心修煉，也是他夙根所種，已入悟後。當晚應星來到佛堂候母，如玉道：「來的是個甚麼官長？」應星道：「是廟灣營游擊，姓蕭的，來徵白蓮教的。」將前事說了一遍，如玉道：「如此妖魔，也恁的利害。」應星又將蕭游擊要他同去剿寇立功的話，對如玉說知。如玉道：「男子志在四方，你這年紀也該是進取之時，只是建功立業，也要看你的福分如何，你且去安歇，待我替你看看休咎如何？」他夫婦歸房，如玉參禪入定。

天明時，應星起來，吩咐備早飯。只聽得佛堂鈸磬齊鳴，如玉念早課念畢，拜過佛，應星夫婦纔問安。如玉道：「夜來我已待你看過，此人可以成功，妖氛不久可淨，你的後祿也長，只是賊中有三四個會法術的，諸人猶可，有一個女子分利害。須去尋個人降他，這壁上有三枝竹箭，是你小時出痘時幾危，曾有個道人醫好，臨行畝下此箭，說日後你的功名就在這箭上。你可取下帶去，上陣時須防他飛刀利害，我有書子在此，你可拿往雲夢山水簾洞去訪孟波老師投下。你須到誠懇求他，自有降妖之法。此老師性最嚴急，你卻不可怠慢他。小心前去立功。」應星領命出來。陪蕭游擊吃了飯，整頓鞍馬，吩咐奔子早晚侍奉母親，同蕭士仁出門上馬，齊奔鄆縣來。

到半路上，遇著手下兵丁尋訪，同回營中。各官兵俱來參見，說：「昨晚被砂石打得各不相顧，至二更月上方各回營。不知老爺在何處過這一宿？」蕭士仁道：「我信馬而行，投到這傅爺莊上借宿，軍士們傷損多少？」中軍道：「兵丁雖被打傷，卻未喪命。」蕭游擊命緊守營寨，置酒與傅應星接風。忽探子報導：「游御史帶了江淮三千兵至郟城，遇著賊兵，被他殺得全軍皆沒。王老爺兵已到了，約老爺明早會剿。」蕭士仁與傅應星出營到王參將營中，相會而回。各營傳令：五鼓造飯，平明出陣。

次早，各自出營，擺下陣場：上首王參將，下首蕭游擊，中間是傅應星，俱是全裝披掛。遠遠見賊兵紛紛出城，擺定隊伍：上首是陳有德，下首是龍勝，中間馬上坐的是右軍師元元子，頭帶竹籐冠，身穿素羅道袍，手持寶劍，背上掛一個竹筒。官兵陣上擂鼓催戰，龍勝手舞大刀，竟奔核心，大叫道：「你們不怕，又來送死！」王參將把馬一拍，一條槍竟奔龍勝。二人戰到三四合，王參將兜回馬，龍勝趕來，等到將近，王參將猛番身，一聲大喝，龍勝的馬被他一驚，前蹄已失，幾乎把龍勝掀下來。連忙帶起，被王參將一槍刺中左肩，負痛撥馬而回。再來追趕，卻被陳有德搶出救回。元元子見王參將追來，忙口中念著咒，把劍向東方虛畫一道符，那背上竹筒內嘍的一聲響，飛出一把雪亮的刀來，竟奔王參將頂上落來。官兵看見，一齊逃奔。

傅應星看見飛刀，猛想起母親曾說以竹箭破之，忙取弓搭上一枝竹箭射去，只聽得噹的一聲響，那刀已落去。元元子見了，心中大怒，復念咒，習起第二把刀來，又被應星射落。一連三次，把三口飛刀都射去了。元元子急了，口中又念動真言，忽捲起一陣黑風來，吹得官兵駐紮不定，依舊四分五落。他也不來追趕，忙念咒收刀回去。人得城來，心中悶悶不樂。王支道：「仙師動勞。」元元子道：「我的飛刀百發百中，誰知被他射落，費了許多事纔收回來。再取出看時，就如頑鐵一般，絕無光彩。」元元子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他不知用甚穢物魔樣的，可恨之至。」真真子笑道：「今夜不得讓他們安逸，且鬧他一鬧。」袖中取出一道符來，叫一個頭目過來道：「你把此符拿到戰場，拒死屍多處焚之，撥馬就回，不可回頭，要緊！」那頭目領命去了。

再說官兵俟風過去，各尋咱而回。王參將向傅應星稱謝道：「若非先生神箭，幾為他所害。」命營中置酒與應星賀功。飲至更深，忽聽得營外喊聲四起，只疑是賊兵劫營。傅應星道：「此時黑夜，玉石不分，只宜謹守寨門，用槍、炮、箭以御之。」只聽得人馬繞寨喧闐，直至雞鳴，方漸退去。日高時探子纔來報導：「凡營外中槍中箭的，皆是沒足僵屍，並非人馬。」蕭游擊道：「這又是這賊道人的妖法，似此，何日纔得剿除？」傅應星道：「不難，二位大人守好營寨，勿與交兵，待學生去請個人來破他。」於是選了個精細伴當，帶些乾糧，二人上路奔雲夢出來。果然好一座大山，只見：

遮天礙日，虎踞龍蟠。遮天礙日，高不高頂接青雲；虎踞龍蟠，大不大根連地軸。峰巒蒼翠刺芙蓉，洞壑幽深真窈窕。遠觀瀑布，傾岩倒峽若奔雷；近看天池，浪卷飛騰騰紫霧。滿山頭琪花瑤草，遍峰巒異獸珍禽。妝點山容，花石翠屏堆錦繡；調和仙藥，疏松叢竹奏笙簧。青黛染成千片石，絳紗籠罩萬堆煙。

這山乃鬼谷子修真之所，□分幽秀，與諸山不同。傳應星上得山來，看不盡山中勝景，靜悄悄杳無一人，不知孟婆住於何處，來到一座山神廟前，且下馬在門坎上小憩，坐了半日，也不見個人影。漸漸日色西沉，正在彷徨之時，只見遠元的來了一個小孩子，漸漸走到面前，入廟中來燒香。應星等他燒過香，上前問道：「小哥，問你，這裡有個孟老師父，住在何處？」那孩子道：「這裡沒有甚麼孟老師。」應星道：「孟婆呀。」孩子道：「孟婆婆麼，過南去那小嶺下便是。」應星遂同伴當牽著馬，走過嶺，遠遠望見對面山下有幾間茅屋。下了小嶺，來到庵前，真好景致，但見那：

蒼松夾道，綠柳遮門。小橋流水響泠泠，老竹敲風聲戛戛。傳言青鳥，時通丹篆下蓬瀛；獻果白猿，每捧仙桃求度索。自是高人棲隱處，果然仙子煉丹廬。

傳應星來到門首，見柴扉緊閉，不敢輕敲。少刻，見一青衣女童，手執花籃，肩荷鐵鋤而來，問道：「二位何來？」應星道：「嶧山村傳家莊有書奉叩孟老師父的。」女童推開門進去，一會出來，引應星進去，到堂上，見一個老婆子，怎生模樣？但見他：

頭裹花絨手帕，身穿百衲羅袍。腰垂雙穗紫絲絛，腳下鳳鞋偏俏。鶴髮雞皮古拙，童顏碧眼清標。仙風道骨自逍遙，勝似月婆容貌。

應星見了孟婆，倒身下拜。孟婆上前扶起道：「郎君不須行禮。你自何處而來？因何到此？」應星向袖中取出書子來，雙手呈上。婆子拆開看罷，收入袖中，道：「原來是傳老師的令郎，請坐。令堂納福？」應星道：「托庇粗安。」孟婆道：「自與令堂別後，我習靜於此，今三□餘年。郎君青春多少？」應星道：「虛度二□九歲了。」婆子道：「記得當日在貴莊時，令堂正懷著郎君，不覺今已長成了。可曾出什麼？」應星道：「山野村夫，惟知稼穡，未曾讀書，且以老母獨居，不能遠離。近有官兵來做妖賊，有一相知蕭公，欲引小姪立功，奈妖術難降，故家母奉書老師，乞念生民塗炭，少助一二，足感大德。」孟婆道：「令堂見教，果是慈感東土生靈。只是殺戮之事，非我們出家人所應管。且請安置，明日再議。」女童擺上晚齋吃畢，請他到前面小亭上宿。應星心中有事睡不著，只聽得隔壁有人讀書，於是披衣起身，向壁縫中看時，只見一個小童子，只好□餘歲，坐在燈下讀書，書上盡是鳥書篆。不敢驚動他，復回寢處睡下。

天明起來，梳洗畢，女童邀至後堂，婆子擺早齋相待。吃畢，應星又求道：「望教師開天地之心，救拔五縣生靈於湯火之中，度日如年，惟求俯允。」孟婆道：「妖孽雖橫，也是天災之數。那一方該遭此劫，數盡自滅，何須我去。」應星又跪下道：「鄆縣五處，已遭殘毀，白骨如山，傷心慘目。漸漸逼近兗州，小莊亦不能保，老師若不大發慈悲，吾母子皆死無葬身之地矣。」言罷，涕泣不已。孟婆道：「郎君請起，這事出家人原不該管，但是卻不過令堂情意，與郎君愛民之真誠。老身已離紅塵，不便再行殺戮，我著個人同你去，管你成功。便叫道：「空空兒何在？」只見外面走進一個小孩子來，向婆子施禮道：「母親有何吩咐？」婆子道：「且與客見禮。」應星看時，正是夜間讀書的孩子。二人見過禮。婆子道：「傳家郎君從微破賊，因妖法難除，傳師父有書來請我，你可代我一走。內中兩個僧家是劫內之人，不必說的；還有兩個道家，只可善降，不可害他性命。你可收拾，即同了去。」應星想道：「這樣一個小孩子，能幹得甚麼事。」卻又不敢言。婆子早已知道，笑說道：「郎君嫌他小麼？他的手段高哩。不要小覷他呀。」少頃，空空兒收拾了，同應星作別起身。過了嶺來，把伴當的馬讓與空空兒騎，空空兒道：「不用，我自有腳力在此。」向林子裡喝聲道：「孽畜，快來！」只見那林內走出一隻小小青牛來，他飛身躍上。

三人同行，不一日到了官營，下馬。探子早已報過蕭、王二人。二人領眾將出營迎接，進中軍帳中相見過，請空空兒上坐。眾人見是個小孩子，個個驚疑。傳應星道：「連日曾交兵否？」王參將道：「逐日來討戰，我們皆堅守未出。只夜間被他鬧得不能安寢。」空空兒道：「怎麼樣鬧？」蕭游擊道：「黃昏時，每日都有人馬繞寨喊殺，直到五鼓方得寧靜。」空空兒聽了，向袖中起了一課，笑道：「賊婢可惡可笑！此等伎倆，也來哄人，等他今晚再來，自見分曉。」軍中擺了筵宴。

眾人飲到黃昏時，中軍又來報導：「營外又來喊殺了。」空空兒起身道：「同諸公出營看一看。」走到寨外，只見四下裡烏黑，蕭游擊叫人點起火把來，空空兒道：「火把也不能遠照。」便口中念動咒語，向南方吸了一口氣吹去，一霎時天地明明如白日一般。少頃，喊聲漸近，細看時，原來都是些沒頭的死屍，皆是戰死沙場之人。空空兒把手向空中一招，大風一陣吹過去，來了無數的夜叉，將死屍一個個叉去。眾人見了，纔各各心服欽敬，回營稱謝。寧息了一夜。

那真真子見破了他的法，心內大驚。次日，領大隊出城，分成三座陣勢。空空兒道：「我們也分三隊御之：王將軍居左，蕭將軍居右。我同傳兄居中。」也將人馬列成陣勢。遠遠見賊兵甚是整齊，只見中軍豎著大纛，上面九個金字是：「沖天上將軍東平王劉。」旗下三沿黃傘，罩著主帥劉鴻儒金鞍白馬。只見他：

金甲金盔鳳翅新，錦袍花朵簇陽春。

寶刀閃爍龍吞玉，凜凜威風黑煞神。

左首青鬃馬上，坐著護國左軍師玉支長老。但見他：

五彩袈裟七寶妝，玉環掛體紫絲長。

毗盧帽頂黃金嵌，手執昆吾噴火光。

右首黃驃馬上，坐著右軍師跛李頭陀，看他怎生打扮？

素色羅袍結束新，梨花萬朵迭層陰。

金箍閃爍光璀璨，禪杖猙獰冷氣森。

兩邊擺著二□員大將，各執兵器，後隨一班游兵，那左首引軍旗上大書金字，乃「清真妙道護國仙師元元子」。只見他怎生妝束？

如意金冠碧玉簪，絳紅霞縷簇金紋。

匣中寶劍藏秋水，腹內丹書隱陣雲。

左右兩員將官，乃戚曉、張治，引著□數員牙將。右首陣上引軍旗，上寫的是：「衝應玉真護國女師」。那真真子卻也打扮的□分俏儷：

錦袍護體玉生香，雙風金釵壓鬢光。

兩瓣金蓮藏寶鏡，□枝嫩玉縮絲韁。

左右兩員將官保護，乃車仁、胡鎮，也領著□數員牙將。兩邊弓弩手射住陣腳。

官軍營里門旗開處，擁出一員少年驍將，側首馬上是一個小小孩童。賊將見是中軍如此兩個人，人人皆笑。兩邊擂鼓催戰，一聲炮響，賊營中胡鎮、張治飛馬出來。官軍隊裡蕭、王二公接住廝殺。四馬踏起征塵，八臂橫生殺氣，戰有四□餘合，張治被王參將一槍刺中左臂，負痛敗回。王參將把馬趕來，這裡玉支忙念動真言，將劍指著官軍隊裡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就地捲起一陣怪風來。風過處，奔出多少豺狼虎豹來，張牙舞爪，蜂擁而來。馬見了，先自戰慄不行。這裡空空兒見了，亦念動咒，將衣袖一抖，袖中放出無數火來，把那些猛獸燒得紛紛落地。細看時，卻是紙剪成的。這邊跛李在陣上見破了法，旋將背上葫蘆揭開，衝出一陣黑氣來。霎時間天地昏暗，滿天的冰塊雪雹打將下來。空空兒便不慌不忙，向袖中取出一面小杏黃旗兒，迎風一展，那冰雹應手而散，依舊天明地朗。空空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且待明日再戰。」賊兵也自著驚，只得將計就計，各自收兵回營。正是：勸君且莫誇高手，底事強中更有強。

畢竟不知來日怎樣破妖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